

《在美国》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邱玉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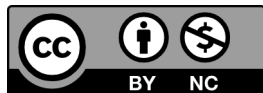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上海

摘 要 | 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观对《在美国》的主题、人物形象和叙事特点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了苏珊·桑塔格在处理历史、文学和文化复杂关系的高超技术。本文着重分析了《在美国》的多重主题，突出了苏珊·桑塔格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对乌托邦理想的追求；重点讨论了《在美国》中的两类人物形象——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阐释了新历史主义中颠覆与重塑的概念，突出作品中对于女性身份的自我追求和对男性权力的消解；通过对作品中视角转换和不同叙事形式的分析，揭示了桑塔格参与作品构造进而直接参与历史这一现象，突出了新历史主义中的“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关系。

关键词 | 新历史主义；《在美国》；苏珊·桑塔格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苏珊·桑塔格出生于纽约市，在 5 岁时失去了父亲，1959 年离婚后，先后患上乳腺癌和子宫癌，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文学界的黑暗女神，也是杰出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包括小说《赞助人》（2009 年）、《死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上海市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上海市课程思政示范团队项目《基础英语（A）II》（项目代码 A3111.23.0802）。

作者简介：邱玉情，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和英语教学。

文章引用：邱玉情. 《在美国》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J]. 语言学, 2023, 5 (2): 142-156.

<https://doi.org/10.35534/lin.0502012>

亡工具》(2002年)和《在美国》(2009年),以及散文集《营地笔记》(2002年)、《论摄影》(2008年)和《反对阐释及其他散文》(2009年),加上她出色的品格和风度,使她在西方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此外,她天赋异禀的想象力也让她在文学界独具特色。

在她众多杰作中,《在美国》是最后一部小说,广受好评。《华盛顿邮报书评》评论说:“勇敢而美丽……一个用精湛、智慧和欢乐讲述多个故事的故事。”小说背景设定在1876年,讲述了波兰最伟大的女演员玛丽娜·扎莱佐夫斯卡准备前往新世界的故事。35岁的她决定开始新的生活,带着家人和随从移民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一个“乌托邦公社”。当公社失败后,玛丽娜留下来,再次重塑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位戏剧女神,让观众热泪盈眶。这部小说基于一位著名波兰女演员的真实生活,丰富翔实地写出了女性自我转变、爱情、理想主义、表演及人类如何看待自我等多层次主题。

新历史主义受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后结构主义知识革命的影响,与旧历史学存在几个方面的不同。首先,他们不把历史视为整体和统一的实体。

“不存在单一的‘历史’,只有不连续和矛盾的‘历史’”(Selden, 2004: 188)。其次,重新思考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之前文学被视为展示历史知识的媒介,现在被认为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动态和创造性的组成部分。文学和历史都被视为社会阶层的一种话语,彼此进行交流和对话。历史不再是新历史主义的重点;相反,历史和文本之间的双边关系是重点。此外,路易斯·蒙特罗斯提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意味着文化特殊性、社会内嵌性;“历史的文本性”则意味着新历史主义不认为历史是独立和客观的,而是被文本化的。此外,文学作品支配意识形态,与作者进行协商、达成平衡。

“新历史主义的一个说法是,不能孤立地看待文学史,它与其他历史力量密不可分”(Thomas, 1991: xv)。新历史主义者认为,不存在纯粹的自由主体性;任何颠覆都属于维持社会秩序的话语。

正如上文所述,在小说《在美国》中,有许多描述和反思波兰和美国19世纪历史上一些真实事件的描写;并且这部小说中的一些角色在现实世界中也有原型。因此,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研究这部小说非常重要和必要。新历史主义

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将历史视为一种可解释的文本。因此,《在美国》是苏珊·桑塔格解释历史的一部分,通过这部作品,她希望重塑历史记述。

另外,本文借助了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新历史主义方面,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学》(1974),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种族记忆和文学史》(2001),布鲁克·托马斯的《新历史主义和其他老套话题》(1991)和约翰·巴斯的《迷失在游乐场中》(1968)对本文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苏珊·桑塔格的研究,卡尔·罗维森的《阅读苏珊·桑塔格:她作品的批评导论》(2001)和莱斯利·加里斯在《纽约时报》上对苏珊·桑塔格的采访为本文提供了大量有关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的信息;在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研究《在美国》方面,本文参考了陈永兰的《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在美国〉与〈火山恋人〉》,李晓军的《身份危机:论苏珊·桑塔格的〈在美国〉》,廖岐怡的《〈在美国〉的主题研究——历史重建与艺术乌托邦》等研究。

2 《在美国》的多重主题

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历史的定义不再与传统观点一致。然而,历史被许多人,包括许多历史学家在内,视为一个连续、统一和确定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上,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解释和理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如信件、自传和日记。但是,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看,历史并不是反映现实的事实。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不仅要找到历史,还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事件,回答什么发生了,何时、如何以及为什么等问题,从而决定纪事中要包含哪些事件和剔除哪些事件以及强调某些事件和降低其他事件的重要性来创造历史。同时,杰弗里·哈特曼指出,对传统历史主义的盲目信任源于语言自我实现的缺乏,或者说忽视了对事件本身的描绘包含了作者自己的解读这一事实。例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用超验浪漫主义的方式描绘了法国革命,而与他同时代的托克维尔则将其描绘为一场讽刺性的悲剧。

因此,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似乎比以往更加模糊和复杂。随着历史、现实和文化的交织和重叠,作品,特别是像《在美国》这样的后现代作品,充满了多重主题,需要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进行解释。

2.1 小说中的社会批判意识

作为一位后现代作家，苏珊·桑塔格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评论家。她通过在历史背景中添加虚构的人物和事件来表达她的社会批评意识，从而建立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互文性。

2.1.1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互文性

新历史主义旨在通过使用颠覆技术（如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经常使用的主观性颠覆）来重构历史事件和背景，希望能够实现对历史本身真实的解释。在新历史主义作品中，作者们倾向于放弃传统的历史观点，更加关注日常生活，抹去故意行为，甚至有意弱化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作为其中的一个作品，《在美国》不仅仅是历史的简单重复或记录，而是历史细节和现代精神的融合。

现实在文学中永远无法达到。一方面，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们在智力、知识和经验方面受到自身和周围环境的限制；因此，涉身其中的人永远也看不到整体。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在触及历史本质时做不到不加入自己的解释。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学家把不同的功能安排成故事要素，以便理解整套事件形式上的连贯性，即明显的开始、中间和结束。”（怀特，1974：7）

通过在历史基础上添加虚拟元素，桑塔格展示了她自己关于侵略和起义的看法，这与价值观和社会责任密切相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量历史事件被设置为这部小说的背景，例如1830年波兰反俄起义、1863年反奥地利起义以及克莱门斯·梅特涅希对起义的残酷镇压。当玛丽娜遇到她的第一任丈夫海因里希·扎莱佐夫斯基时，她描述道：

“扎莱佐夫斯基先生是一位爱国者。他在17岁时曾参加1830年的起义。我的兄弟们崇拜他。我的母亲也似乎很喜欢他，有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兄弟们认为，虽然我还年轻，并且我们之间隔着27年的年龄差距，但我那留着胡子、粗犷的德国家教会对我产生感情。我在心里没有拒绝这样一位如此优秀的男人的感情，他可以教给我很多东西。”（桑塔格，2009：45）

与1830年的起义历史事件相比，这段描述不仅展现了普通人对起义的赞扬和钦佩态度，还展现了作者的主观性。正是通过对历史事件添加虚构人物和事件的处理，桑塔格积极的反侵略和反入侵的观点得以充分体现。因此，她对侵

略和入侵的批评也被揭示了出来。更多的证据表明了这个观点：

“而且，他们永远摆脱了那种带有大E的其他巨大幻想：正如他们最伟大的诗人曾经宣称的那样，痛苦的经历教导他们的国家，‘欧洲的话语没有政治价值。这个国家，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在它的一切书籍、所有的报纸、所有雄辩的欧洲舌头都站在了它这一边；然而，这整个言语军队却没有一次行动产生。’”（桑塔格，2009：10）

作为一位作家，苏珊·桑塔格充分意识到虚拟性的力量，她将历史背景描绘成小说叙述的背景。桑塔格通过生动描绘纽约的生活来展示她对当前美国的批评。纽约是一个残酷的现代城市；城市生活几乎将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可能关系转化为商业关系；每个地方都显示着贫富差距；城市弥漫着贫困和犯罪。以下段落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她对纽约生活的批评态度：

我们拥有最伟大的国家。然而，我们也拥有最罪恶的大都市。不可能吧。动弹不得的交通、纸屑旋涡、建筑工地、覆盖着店铺招牌和广告的普通建筑，五颜六色各种形状的面孔，这种不断的到来、建设和离开——很快世界上就会充满像这样的城市。（桑塔格，2009：121）

就在玛丽娜刚刚抵达美国的时候，在她给波兰的朋友的信中揭示了这些场景。在她的信中，她揭露了纽约繁忙但残酷的生活。行人走得很快，广告无处不在，贫富差距明显而绝望。

桑塔格的批评目标不仅仅是当前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还包括等级偏见和歧视。德国古利克号（S.S. Germanic）的船长尽可能地讨好头等舱的游客，而恶劣地对待底层的贫困客人，剥夺他们享受阳光、空气和自由的权利。这种强烈对比揭示了恶劣的等级偏见和歧视：

这些美国人多么喜欢自己特权的标志啊，他们从不厌倦地指出船上豪华的家具——他们所在的那个部分。他们多么忽略那些房间下面的生活，那些无法通风的空间组成的迷宫，那里有一千七百个人，在船在横渡大西洋前接到几百个爱尔兰移民之后，留在了那里。（桑塔格，2009：101）

里什尔德几乎没有意识到人类群体分为舒适、非常舒适和不舒适三类。但在波兰，阶级关系的严酷程度被民族认同和民族悲伤的感性团结所淡化。一个

垂直的、漂浮的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缓解特权的严酷：你在这里，站在顶部，在光明中宽敞地、过着过剩的生活；而他们在那里，处于底层，挤在一起，分配口粮，在恶臭的黑暗中。（桑塔格，2009：101）

此外，桑塔格还批评了许多其他社会问题，比如知识分子的空谈和不作为、极端的宗教信仰和原教旨主义者的艺术观念、社区中反人类的禁令和禁忌、农场上可怕的私刑、女演员之间的嫉妒，以及美国人的傲慢、自大和奢侈等。通过描写丑陋的旧时代，桑塔格宣泄了对当前崇拜金钱的世界的憎恶和批评。

2.1.2 海伦娜·莫德日斯卡和苏珊·桑塔格之间的身份转换

玛丽娜·扎莱佐夫斯卡这个角色的原型是波兰最伟大的女演员海伦娜·莫德日斯卡，而这部小说的主角则是海伦娜和苏珊·桑塔格的结合体。这种融合代表了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即人们在进入某个历史时期时必须承认自身的自我意识。

小说中的角色玛丽娜·扎莱佐夫斯卡是根据大量历史细节创作而成的。莫德日斯卡曾经叫莫德日耶夫斯卡，后来改为现在的名字，以迎合美国对异域情调的偏好。在小说中，扎莱佐夫斯卡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扎伦斯卡。

此外，主角还反映了作者苏珊·桑塔格的一些独特特点和品质。玛丽娜从未对自己的才智和天赋感到满意。她强调多次，她的成功归功于自己的坚强意志而非天赋。她曾经评价自己说，“我自己的评价是……有点智障。”“但我明白，如果我坚持不懈并付出比别人更多，我就会成功。”然而，苏珊·桑塔格在1992年接受莱斯利·加里斯采访时表示：“我不认为自己很聪明。我只是比别人更在乎。我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此外，玛丽娜和桑塔格都具有语言天赋。玛丽娜熟练掌握德语，能够背诵席勒的诗歌；她的法语优美、富有活力；此外，她用英语征服了美国舞台。像玛丽娜一样，桑塔格也是语言天才。除了英语，她还能流利地讲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因此，玛丽娜既具有海伦娜的特点，也具有桑塔格的特点。

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玛丽娜的这种双重身份对于批判性主题至关重要。作家应该发掘历史的隐藏含义，而不仅仅是陈述事实。因此，讲故事的人

必须运用他们的操纵力,以展示全景社会和内心世界。正是从海伦娜的立场上,桑塔格对入侵和侵略的批评才能得到充分展示。作为一位伟大的波兰女演员,她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良好的接待和保护,同时,她的国家也遭受了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入侵和侵略带来的巨大痛苦。虽然桑塔格作为美国公民永远无法亲身经历那种痛苦,但是从桑塔格的立场出发,玛丽娜就有了揭示物质世界本质的能力,这与她的艺术世界大不相同。桑塔格深刻意识到了以金钱为导向、充满偏见的现代世界赋予了玛丽娜作为外部观察者批评美国物质主义的视角。通过玛丽娜的双重身份,桑塔格阐述了自己关于历史、现实和文化的观点。

2.2 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乌托邦

乌托邦这个概念起源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托马斯·莫尔的杰出小说《乌托邦》,它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处处与现实不同,后来成为所有虚构的完美世界的统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地方对于莫尔来说是完美,对于女性而言却是男性一直支配和控制女性的地狱。因此,女性主义乌托邦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兴起。女性主义乌托邦是女权主义的精髓,代表着每个时代女性的真诚期望,表达了对传统男女关系的否定和批判态度,这与苏珊·桑塔格的观点非常一致。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她对当前社会并不满意。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塞认为,乌托邦激发了人们解放人性的愿望。因此,桑塔格通过展示玛丽娜的乌托邦公社展示了她自己的愿望。

玛丽娜和她的团队选择的农场所在地是一个小型边缘化城镇阿纳海姆,这与新历史主义的边缘化概念有关。新历史主义非常重视边缘化,通常倾向于采用边缘化的历史资料和边缘化的立场。移民具有边缘化的特征,揭示了他们在潜意识中希望被边缘化的愿望。阿纳海姆是一个神奇的土地,有无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让他们远离过去,虽然这经常伴随着焦虑。实际上,他们对波兰遭受侵略和入侵的命运无能为力,因此,他们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公社来替代它,并从中得到安慰。

作为公社的领袖,玛丽娜开始了寻找自己身份的旅程,并期望找到另一条路径来在某种程度上解放波兰。正是在玛丽娜的魅力和影响下,移民团队得以

聚集, 尽管其中一些人是从未做过太多体力劳动的作家、评论家等。这些理想主义者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屋和葡萄园, 种植树木和喂养牲畜等。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创造一个乌托邦社会。作为平等的人, 他们已经放弃了追求权力、等级和社会地位的生活。所有这些成就都归功于女性玛丽娜, 这与传统和历史描述中英雄或领袖通常是男人的情况大不相同。虽然公社最终失败了, 但毫无疑问这足以证明女性主义乌托邦的存在。

3 人物性格中的女性主义特征

作为一个激进的现代作家, 苏珊·桑塔格非常看重人物性格刻画, 尤其是她的女性角色。如果历史给予舞台和背景, 那么人物就是真正引起观众关注的男演员或女演员。苏珊·桑塔格对男性和女性角色的定位不同。在她的小说中, 像《在美国》中的玛丽娜、《火山恋人》中的艾玛这样的女性角色, 不再属于历史中被男人支配、容易被压倒的刻板女性形象; 相反, 她们成为日常生活中相当独立的女性, 可以自己做出选择并承担随之而来的后果。然而, 男性角色的支配地位下降, 从而释放女性的力量。由此, 新历史主义的颠覆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非常显著。

3.1 加强女性的发声能力

“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形成的”, 著名的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曾宣称。显然, 玛丽娜·扎莱佐夫斯卡不再是维多利亚时期许多作家所描绘的那个“家中天使”的女性形象, 而是一个独立的现代新女性。尽管她被社会边缘化和排斥, 但玛丽娜最终取得了积极转变。在这个过程中, 有两个主要因素起到了作用, 即环境影响和内心力量。

一个人不是孤岛, 在这个世界上; 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组成了生命意义的一部分; 社会环境有时也可能是一个人生存或转变的必要条件。影响玛丽娜变革的环境因素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社会背景和经济独立。

作为一个出生在充满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波兰著名城市克拉科夫的女性, 玛丽娜承受了被边缘化和奴役的痛苦, 因为波兰经历了许多残酷无情的入侵、起

义和镇压。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最基本的需求属于生理需求,即人类生存的物质要求。因此,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女性,玛丽娜的第一反应应该是生存。然而,根据米歇尔·福柯对权力的定义,“统治阶级总是处于利用国家镇压性地控制和塑造下级阶级行为和思想的位置”(安德鲁,弗隆格和佩奇,1986: 222),俄罗斯政府控制并甚至监视玛丽娜的生活和表现,旨在“控制和塑造”玛丽娜的思想。相反,严格的控制激发了玛丽娜的反叛精神,并激起了内心的仇恨。正如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所说,自我塑造是一套控制机制,涉及社会环境、习俗和传统等因素。从他的角度来看,统治阶级曾经采用同化和攻击、剥削和惩罚等手段来控制文学和社会世界中的变量;然而,文化产品及其创作者倾向于通过反控制和反权威的行动来消解和摧毁意识形态规则。因此,抵抗和控制之间将达到平衡甚至妥协。小说中的一些细节可以证明玛丽娜的反控制精神。由于波兰语被视为民族的象征,俄罗斯当局不允许华沙的学校用波兰语教学生。但玛丽娜将她的儿子送到她出生的克拉科夫接受波兰教育。

除了玛丽娜所处的社会背景外,经济独立也是她的声音能够被听见的重要原因。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她1928年的论文《一个人的房间》中指出,男性世界的宗教、法律和经济条件往往是束缚女性思想和行为的枷锁;为了摆脱困惑,女性应该拥有勇气争取自己的经济权力和社会地位。经济独立使女性能够独立于任何人之外;拥有自己的空间则为女性提供了写作时能够客观、平静思考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独立是有助于提高女性的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波兰著名的女演员,玛丽娜凭借成功的事业获得了声誉和金钱,这为她反抗权威和前往美国提供了机会和力量。如果没有经济独立,玛丽娜就不能与命运抗争,更不用说领导乌托邦公社了。

除了环境影响外,内心的力量在导致玛丽娜变革的因素中也不能被忽视。这种内心的力量可以分为两类:家庭影响和作者的力量。关于家庭影响,父亲缺席是最重要的因素。她的父亲因患结核病而在她九岁时离开了她。传统上,父亲通常是整个家庭的养家糊口者。失去父亲意味着玛丽娜将遭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苦难,并且在她的童年时期过着相对贫困的生活。逆境让玛丽娜在心灵上更加坚强,为她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可能性。此外,正是由

于缺乏强大的男性形象，才提供了突出女性角色的机会。父亲通常存在于父权文化传统的象征中，剥夺了女性被听取的权利，使其沉默不语。只有当强大的父亲不存在时，女性才可能获得被听取的权利。在众多作品中，女性通常被定位为边缘化和隐藏在历史中。新历史主义试图将“其他人”如女性和劳动者纳入到中心人物和研究对象的名单中。

除了家庭影响外，同时作者的力量也参与了玛丽娜的转变。玛丽娜是由苏珊·桑塔格创作出来的一个杰出的理想人物。身份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成长的可能性。玛丽娜的自我塑造不仅涉及当时的当代社会文化，还包括了苏珊·桑塔格的艺术创造概念。尽管玛丽娜勤奋并具有舞台表演才华，但导致她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她反思历史和现实之间关系的深度，不仅简单地复制现有的存在，而是通过自己的解释创造新角色，这与其他女演员大相径庭，符合苏珊·桑塔格的观念。由此可见戏剧的重要性。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剧中的角色包罗万象，非常有助于自我分析。格林布拉特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常常涉及非主流角色对主流角色进行颠覆，这显示了戏剧的教育功能。苏珊·桑塔格深刻理解戏剧的意义，并为玛丽娜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些角色，这些角色主要来自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朱丽叶、波西娅、黛西蒙娜、萝丝琳和奥利维亚等。实际上，当玛丽娜表演时，她通过新的历史感重新审视历史和这些女性，因此她倾向于通过表演扩大或暴露女性的身份认同，充分展示作者的力量，以促进或加强玛丽娜反对统治阶级的内心力量。新历史主义提出了颠覆来重新书写历史，以便为被压抑的群体重新夺回自己的身份认同提供可能性。

3.2 男性主宰地位的下降

苏珊·桑塔格重新编写了被压制女性的历史，同时向读者展示了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各个方面，其中不同的男性角色是其中之一。桑塔格从女性的视角创造了丰富的男性角色。在桑塔格的叙述中，男性不再是阳刚、支配世界的英雄，而是因为精神或身体欲望的缺失而变得不完整的人类。《恩主》中的主角迪迪性格软弱、生活消极；玛丽娜的第二任丈夫博格丹忠诚却缺乏男子气概；《火山情人》中的汉密尔顿爵士整天郁郁寡欢，而纳尔逊上校则长相猥琐、鲁莽冲动。

通过消解和摧毁传统的男性主导力量、优越感和权威性，桑塔格解放了女性的智慧、自信和自我价值。

作为玛丽娜理想的第二任丈夫，博格丹具有忠诚和温和的个性。尽管他的家族属于贵族阶层，对玛丽娜与他的婚姻持强烈反对，但博格丹从未犹豫过表达对玛丽娜的爱，娶她并在她需要时支持她。尽管玛丽娜吸引了众多追求者，包括她的亲密朋友日沙尔德，但博格丹从不试图干涉玛丽娜的事务，只是信任和容忍她。虽然博格丹是一个有很多优点的理想丈夫，但他的致命缺陷不能忽视。由于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未能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众所周知，经济独立对家庭生活非常重要。整个家庭的开支取决于玛丽娜；因此，玛丽娜掌握主动权，而博格丹生活在她的阴影中。这种设计揭示了新历史小说的特点，即小说的主要目标是揭示个人独特的生活，而不是人类共同的生活。

4 《在美国》的叙事特点

苏珊·桑塔格采用多种叙事技巧，提供全方位的事件视角，并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指出不确定性，而非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或第一人称叙述方式。

4.1 叙事技巧的多样性

在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桑塔格违反了隐匿作者的规则，穿越历史，直接与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对话，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4.1.1 变化多样的视角

视角是叙述中最基本的艺术特征之一。视角指的是叙事者与想象中的人物之间的关系。这部小说对视角的强调展现了历史的虚拟性。此外，通过多变的视角，丰富的虚构想象和事实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有助于重构历史。

第零章是展示桑塔格直接干预叙述的最佳例证。在这一章中，叙述者像一个探测器一样监视她的猎物而不被发现。她穿过人群，窃听他们的谈话，猜测他们的名字和关系，并偶尔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她对叙述的干涉打断了读者的自然阅读过程，为他们提供了片段化的阅读体验。因此，故事和话语、叙述和叙述反思、人物和叙述者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约翰·巴斯（John Barth）曾经说过，“没有

人能区分叙述者和叙述对象。”从第一章开始，桑塔格将视角转换为第三人称全知的视角。而在第六章中，视角转换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里查德，提供了读者从有限视角观察他的心理活动的机会；同样，在后续的文本中，视角又再次转换。这一次，它变成了博格丹。第八章也是一个例子。频繁转换的视角是后现代叙述的主要象征。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也得到了展示。传统历史主义的客观和单一诠释可能不允许对叙述的干涉，而新历史主义则持相反的观点。

4.1.2 不同的叙事形式

除了小说中的多重视角，还有不同的叙述形式，如日记、对话等。不同的叙述形式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与历史产生共鸣的感觉；另一方面，它提供了更个人化和独特的历史诠释，符合新历史主义的概念，即将历史放入他的故事中。

第八章简单地包含了玛丽娜写给她的波兰朋友的信，描绘了她离开美国的经历。在这些信中，个人的感受、观察和态度向历史和美国得到了充分展示，反过来也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如风景、人民和风俗习惯。第九章是爱德温·布斯(Edwin Booth)的话语，表达了他悲惨的精神状态，并同时透露了一些与约翰·肯尼迪遇刺案件密切相关的兄弟个性的细节。作为玛丽娜的楷模，爱德温·布斯被她崇拜；因此，在叙述的前半部分，他远离现实。然而，他自己的话语使他回到了现实，并向玛丽娜和读者展示了他的弱点，从某种程度上溶解了男性的权力。

传统历史主义试图模糊历史语境中的虚拟元素，强调其文本的客观性和独特性。相比之下，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的主观性和多样性，颠覆了许多读者所默认的官方文本。像苏珊·桑塔格和其他许多现代作家一样，提醒读者她们的作品是艺术品而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录。

5 结论

苏珊·桑塔格作为一位成功的作家和激进的批评家，凭借她对历史和政治的深刻见解，讲述并塑造了一个伟大的女性形象，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她对文学的阐释不仅基于文本与历史之间的互动，还涉及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和政治元素。她提出乌托邦精神，为小说提供了文化精髓和艺术吸引力，特别是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当代文学缺乏人性和人类责任感。此外，桑塔格

凭借她对女性的敏锐感觉,通过对过去的描绘,宣告了数十亿女性的呼声。在被边缘化的情况下,女性开始在桑塔格的笔下寻找自己的身份并且发挥潜力。

本文通过分析充满新历史主义元素的小说《在美国》,研究了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互文性进行分析,研究玛丽娜的双重身份,桑塔格试图通过描绘过去来批评当前世界。她对侵略性入侵、追逐金钱的资本主义和男女不平等的批评显而易见。同时展示了桑塔格的“公共良心”,作为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桑塔格虽然不遗余力地描述社会腐败的一面,但也追求理想的乌托邦。乌托邦对于已经以千万个事实武装自己的苏珊·桑塔格来说,就像一个梦想,是作者自己和读者的精神盛宴。其次,通过对比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可以得出结论,即女性是小说中的主导角色,而男性则是支持角色。女性的力量不断增加,而男性的力量则在衰减,这与苏珊·桑塔格的理想相当一致。最后,作为一部后现代小说,它的叙事特点不能忽略。通过转换视角,桑塔格成功地描绘出不同人物的心理状态,并加强了情节和氛围的描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多维的文学世界。通过使用各种叙述形式,桑塔格设法为读者展示近乎纪录片的故事,既印证了桑塔格的观点,也为情节提供了便利。

总之,《在美国》展示了苏珊·桑塔格的智慧和勇气,激励和将激励人们重新思考、重新解释和重写历史。

参考文献

- [1] Andrew, Cox, Paul Furlong, et al. Power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ory Explanations and Cuses [M]. Sussex: Wheatsheaf, 1986.
- [2] Barth, John. Lost in the Funhouse [M]. New York: Doubleday, 1968.
- [3] Rollvson, Carl. Reading Susan Sontag: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Her Work [M]. Chicago: Ivan R. Dee, 2001.
- [4] Simon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M]. Parshley, H, trans. & ed. London: Lowe and Brydone, 1956.
- [5] Sheldon, Raman, Peter Wilddowson and Peter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 [6] Sontag, Susan. In America [M] . London: Penguin Group, 2009.
- [7] Sontag, Susan. The Benefactor [M] . London: Penguin Group, 2009.
- [8] Thomas. Brook.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 Fashioned Topics [M] .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9]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M] . 2nd e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 [10] Woolf, Virginia. A Room of One's Own [M] .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 [11] Garis, Leslie. "Susan Sontag Finds Romance" The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August 2, 1992. [EB/OL] [2013-03-26] . <http://partners.nytimes.com/books/00/03/12/specials/sontag-magromance.html>.
- [12] Greenblatt, Stephen. Racial Memory and Literary History. PMLA, Vol. 116. No.1, Special Topic: Globalizing Literary Studies. (Jan., 2001) , pp. 48-63. [EB/OL] [2013-03-26] <http://www.jstor.orghttp://www.lehigh.edu/~ineng/syll/syll-metahistory.html>.
- [13] 陈榕. 女性乌托邦之旅—吉尔曼的《他乡》与李汝珍的《镜花缘》中女儿国之比较 [J] .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8, 31 (3) : 6.
- [14] 陈永兰. 论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在美国》与《火山情人》 [J] .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 [15] 赫伯特·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 [M] .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6] 廖七一. 历史的重构与艺术的乌托邦——《在美国》主题微探 [J] . 外国文学, 2003.
- [17] 李小均. 漂泊的心灵, 失落的个人—评苏珊·桑塔格的小说《在美国》 [J] .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 19 (4) : 5.
- [18] 罗桂保. 《洛丽塔》的叙事技巧分析 [J] .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2006, 25 (2) : 3.

- [19] 赵一凡. 西方文论关键词.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20] 万瑶. 论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金色笔记》[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0.
- [21] Geoffrey Hartman. 荒野中的批评 [M]. 张德兴,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 [22]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On *In Americ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Qiu Yuqing

*Xianda College of Economics & Humanit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In Americ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with its body part comprising three aspects, namely multiple themes, feminist features of characterization and narrative features. Sontag's sense of social criticism, her Utopian ideal can be detected through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its multiple themes; her feminism comes into sight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female as well as male characters in this book. What's more, changeable and uncertain historical narratives provide more possibilities to interpret this work.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Sontag with her fresh view and discourse reinterprets history demonstrating the spirit of New Historicism.

Key words: New Historicism; *In America*; Susan Sontag